

李榮美

耕耘三十載 校聯更精彩



燈下隨筆

三十年的辛酸歲月。我們可以說：海外華文教育是海外華商、華人賴於生存的載體，那麼菲律賓華文教育就是海外華文教育的一個縮影。在100多年的菲律賓華校發展過程中，菲律賓華文教育經歷了初創、發展、衰弱、振興等發展階段。

尤其是教育菲化後，菲律賓的教學環境改變了，教學目標不同了，教學時間縮短了。然而多數華校仍舊保留著菲化前的陳舊觀念。對於引進與時俱進的教學理念、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只是停留在會議上。因此有人批評所謂「教育改革，只不過是換湯不換藥」，教育質量的提升仍然是一句漂亮的術語。

由於菲律賓華文教師的薪俸微薄，大部分教師無法用他們所得薪酬去維持一個普通家庭的基本生活。因此，不少素質較高、能力較強的教師就無法安心工作，在生活的迫使下，不得不離開學校，向外謀求發展，形成了華文師資的嚴重缺乏。

日趨式微的華文教育，引起了菲華社會各界人士的擔憂。「沒有華校，就沒有華教，沒有華教，就沒有華社」，是菲華社會幾乎每一個人都明白的道理，也是大家的共識。三十多年來，在一些熱心華教的社會賢達鼎力支援下，菲律賓華校的硬體設備雖然跟上了時代的步伐，但是無形的軟體建設卻總是跟不上形勢的發展。華文教育之水準及學生的學習風氣，還是給人一種「朝不保夕」的感覺。

一九九三年年初，菲律賓首都地區大馬尼拉七家華文學校校長在中正學院副院長長的率領下，組織東南亞華文教育觀摩團，赴泰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參觀訪問當地華文學校及領導機構，並舉行座談，作為改革菲華教育之參考。這次訪問中，菲華訪問團建議組織東南亞華文教育協會，得到泰、馬、新三國華教領導的一致贊同。後來在新加坡定名為「東南亞華文教育研討會」。菲華觀摩團回菲後，校長們即積極籌設全菲性的華校組織，作為啟動東南亞華文教學研討會之準備，菲華校聯於同年十一月廿日誕生。

我母校嘉南中學是校聯的創會會員之一，因此自校聯誕生以來，我就一直關注著它的成長。經過我長期的仔細觀察，我發現校聯的的確確是在宣揚中華文化，發展華文

教育，加強全菲各華文學校之合作，交流教學經驗及改善華文教師福利。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我就有緣與各位校聯的常務理事走到了一起。

華校師資匱乏是一個問題，學生流失嚴重也是一個問題。我曾經親自查找歷年來華校學生人數的資料，分析對比各年度的學生流失情況，充分意識到挽救華校學生流失的問題非常迫切。2003年六月，我聯系了施純正先生一起倡議設立挽救華校學生流失補助金方案，並帶頭各獻捐了一百萬菲幣作為啟動資金，這一方案得到了商總的支持，同時也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的熱烈響應，才使得這個方案得以長期順利實施。

我深愛中華文化，連續十年贊助舉辦「中華文化大賽」，內容包括中英翻譯、作文、民族舞蹈、講故事、朗誦等，每年三個大項目，三十場的大小競賽，參與學校多達十九家，學生數以萬計，因而發掘出很多具有潛質的青少年，讓他們有機會領略中華文化之美，從而終生受益。在連續舉辦了十屆中華文化大賽的基礎上，我又贊助舉辦了華校學生合唱比賽，第一屆合唱比賽於2009年十二月十五日在聖公會中學隆重舉行，容納一千人的大禮堂座無虛席，高朋滿座，菲華社會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合唱比賽取得了空前成功。

2003年校聯十年慶時，我配合當時常務理事中正學院施約安娜院長，設立華校教職員工的醫療補助金，多年來受惠了無數華文教師；2013年，在我的倡導下，校聯開創性地設立了華校資深教師獎勵金方案，共募得七千多萬披索，此一方案已連續九年發放服務二十年以上之華文教師獎勵金，總額為11,818,000.00披索，受獎人每年在五百人左右。隨著時代的變遷，原有的獎勵方案需要擴大，退休教師的福利需要得到更大的贊助。

為此，校聯於2022年六月倡議設立「華社尊師重道獎勵金」方案，一經推出，即得到華社廣大團體及熱心人士的積極響應，匯注大筆資金，捐贈「華社尊師重道獎勵金」蔚然成風。預定每年分發一千五百萬披索。

校聯各位領導尊我為校聯大家長，精神領袖，說我是校聯三十年發展歷程的引路人。所以我當仁不讓，為校聯的各種活動方案歷年來捐出數千萬菲幣，並促成向宗聯購置其舊會所面積近六百公尺，以盡綿薄之力。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華文教育的明天會更加燦爛、輝煌。

豆豆

初抵舊金山市



天雅微妮

5月14日我們從馬尼拉起飛，經停台北五個小時後，繼續飛往美國，經過11個小時的飛行，到當地時間5月14日下午4點半，我們抵達美國舊金山國際機場。

第一次乘坐這麼長時間的飛機，好在長榮航空的服務很好，吃得非常舒心，在飛機上又可以看電影，聽音樂，而我選擇的是聽台灣作家吳淡如的訪談節目。我家老二翊寶特地吩咐讓我們帶上兩本書，以防萬一在飛行中睡不著覺時可以看書。結果，那兩本書在飛行中連翻都沒有被翻過。

飛機落地後，我把設置成飛行模式的手機打開，只見手機的時間已經自動變成了舊金山當地的時間，這時，老大嘉寶傳來了她已經坐上了往機場的地鐵的信息。我們隨著入境的人流排隊等待過美國移民局。這趟波音777的客機，在台灣彙集了來自香港、新加坡、越南、台灣以及菲律賓等幾個國家與地區的航空公司的客人，幾百個人同時入境，而每個人都會被詢問到一些問題，還是得費一段時間，而嘉寶乘坐的地鐵卻出現了故障，幾分鐘之後地鐵公司就給她們換了另一班地鐵。

輪到我們過關的時候，我把翊寶給我們準備好的行程表遞給移民官員看，然後他問了我帶的美金數目之後，就給我們放行了。

當我們去取托運行李時，我理所當然地要去拿兩輛行李車，卻發現行李車被鎖住，原來，美國機場的行李車不像我們亞洲國家機場的行李車是可以免費使用，你需要在自動櫃員機上付8美元，才可以解鎖一輛行李車。近幾年來，網絡詐騙，盜刷信用卡的事情屢屢發生，好在我們臨行前兩天，有一個銀行經理來我辦公室，交談中，他通知

我要預先報備信用卡公司，不然的話，信用卡公司一看到我的信用卡在國外消費，有可能被攔截，我就刷不了我的信用卡。有了信用卡，我們輕易地拿到了2輛行李車。

這時，嘉寶也到達了舊金山國際機場與我們會合。

乘坐嘉寶叫的Uber預約車，我們前往嘉寶住的伯克利方向開去。嘉寶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研，為了方便，她選擇租的房子就在舊金山灣區伯克利市，由於是學區房，租金奇貴，一幢3房一廳的小房子一個月就要3600美金，每天嘉寶要花10幾分鐘搭乘公共車到學校去，而伯克利給予所有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書的學生只要憑著學生證就可以拿到免費的公交車卡。

嘉寶的兩位室友分別是越南裔與墨西哥裔的女生，都在伯克利讀研，她們是在Facebook上找到的，交談之下，感覺合緣，便在沒有見到面的時候一起合租了這套房子。三個女生連冰箱，廚櫃櫃子等儲物空間都分得清清楚楚，一年下來，相處融洽。

我們一進嘉寶家，就看見嘉寶的餐桌上放了一束康乃馨以及香水百合的花束，還有四張用中英文寫的卡片，署名為「嘉翊寶寶」。溫馨的話語，溫暖了老父親，老母親的心，滿滿的儀式感。因為時差的原因，繞著地球飛行，今年的母親節特別長，我們離開馬尼拉的時候是14日母親節的中午，到達舊金山的時候是14日母親節的下午。把行李放下，一看將近7點，而天色還早，嘉寶說要8點多天才會暗下來，美國的月亮果真與東方不一樣。於是我提議到超市買菜回家自己煮，嘉寶已經有九個月沒有吃到媽媽煮的菜了，那些年陪伴孩子們長大，我給她們養成的「中國胃」就像是放飛中的風箏的那根拽在手中的線。

(05/28/2023)

鍾藝

人性與善惡



鍾情文藝

人性，是文學創作的永恆主題之一。

古今中外很多的哲學家都對它進行了研究。

公元1597年，英國的哲學家培根出版了處女作《培根論說文集》。初版時，只收入十篇文章，至公元1625年印行第四版時，全書已擴充到58篇文章。這部時代的名著歷400多年而風行未衰。中國的商務印書館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別出版過翻譯本。

培根（公元1561年-1626年），出生於英國貴族之家，少年早慧，十二歲就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求學。在校時為「學霸」，畢業後從政。官運亨通，初任伊麗莎白女王的特別法律顧問，後步步高陞，官至英國大法官，封為聖亞爾班子爵，達到人生事業的頂峰。

此後，命運急轉而下。公元1621年，被控貪污受賄罪，罪名成立。他被剝奪一切公職，永不錄用，並罰款四萬英鎊。公元1626年病逝，終年56歲。暮年的遭遇使他成為一位頗受爭議的人物。

《培根論說文集》收集的皆為一些形式短小、風格活潑的隨筆，論題廣泛，解剖人生和社會的各種問題。該書內容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的論題：

- 1.人與世界及社會的關係，如《論殖民地》、《論司法》、《論黨派》等。
- 2.人與自身的關係，如《論學問》、《論禮儀》、《論偽智》、《論野心》等。
- 3.人與上帝、宗教的關係，如：《論善與性善》、《論真理》、《論死亡》、《論迷信》、《論宗教一統》等。

當時的學者評論培根的隨筆，謂：「高度的閱歷，豐富的想像，有力的機智，透徹的智慧。」

培根的論說文中充滿靈感的至理名言，以致深深吸引讀者。

譬如：「我認為善的定義就是有利於人類。」「對一個人的評價，不可視其財富出身，更不可視其學問的高下，而是要看他真實的品德。」「（似乎說的是自己——作者按），「美德像珍貴的香料，被焚燒或磨碎時最芬芳，因為順境中最容易顯出惡習，只有在逆境中才容易發現美德。」「恬惡不俊的人，不如半善不惡的人，他更容易敗壞風俗。」等。

書本上的培根崇尚道德，仰慕正義與公道。他堅持真理，追求神聖。在《論真理》一文中，他說：「研究真理（就是向它求愛求婚），認識真理（就是與它同處），和相信真理（就是享受它），乃是人性中最高尚的美德。」

「一個人的心若能以仁愛為動機，以天意為歸宿，並且以真理為地軸而動轉，那這人的生活可真是地上的天堂了。」「真理好像平凡的目光，在它照耀下，人世間所上演的那種種化裝舞會，遠不如在燭光下所顯現的幻影那樣華麗。」；「『真理』這件東西可說是一種無隱無飾的白晝之光。」

許多西哲都談過「人性」。例如：德國的尼采、歌德，希臘的柏拉圖。

中國人對「人性」的研究又是如何呢？

依筆者的淺見，是更直率 and 深刻——直接探索人的本性是善或惡？

中國歷史上的「戰國」時期（公元前386年），是個言論自由「百家爭鳴」的時代。

對於人的本性，孟子認為：人天生就是善良的，好比水總是往低處流一樣。因此，人與生俱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四個善端。荀子先生則存心要與孟子唱對台戲，認為：人生來就是惡的，比如生來就自私、好利、嫉妒、喜歡聲色犬馬，假如縱人之性，任其發展，那麼就要產生爭奪、殘殺、淫亂卑劣的惡行。

如此一來，辭讓、忠信、禮儀等道德也將煙消雲散。正因為人性是惡的，所以才需要聖人的教化，需要用禮義法度和道德規範去引導人們向善，就像彎曲的木頭必須經過人工矯正才能變直一樣。在人的道德與行善是可以教化成的，這一點上，孟子與荀子先生是一致的。

不過，孟子以為道德是先天賦予的，教化在於喚醒本心，因此，德性的形成是復歸人的天性。而荀子先生卻認為德性出於人為，教化在於改變人的惡性，不斷地揣摩、切磋，長期累積，如同「積土成山，積水成淵」一樣，是不可能短時間內得到成就的。

還有一位名叫「告子」的學者，乾脆認為人性「無善無惡」，若將人性看作善的，猶如把杞柳當作柶捲一般。

杞柳是一種樹，其枝條可以編製各種用具。柶捲，是指用杞柳的枝條編成的胚胎。

在告子眼裏，人性無所謂善惡，好比流水，你引導它向東，它就向東流，引導它向西，它就向西流。善惡的觀念是後天才逐漸培養出來的，與天生的本性沒有任何關係。

此外，一位名叫「世碩」的人，他折衷孟子、荀子的「性善」與「性惡」之說，而主張人之本性「有善有惡」，應當區別對待，一味絕對地肯定善或者惡，都是不合理的。

中國的已故現代哲學家、歷史學家範文瀾先生則認為：「性之為理，本來是無所謂善惡的。先秦諸子所說的善惡，基本上屬於『情』的範圍，而不是『性』。因為，性是不變的，而且沒有相對性；善惡則是經常變易，善可以變為惡，惡也可以變為善；同時，善的存在又是以惡的存在為前提的，惡的存在也是如此。」

善與惡永遠是相對應而存在，相矛盾而發展，但性卻不具有如此的特徵。」（參照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言無報，時辰未到。」佛家的「因果論」這麼說。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

塗一般

《黎剎的中國外衣》一書出版
代序：攀親與造假（五）

特稿

經過長時間的籌備，這本《黎剎的中國外衣》終於要成書面世了，為示公道，裡邊還容納了周教授那兩篇對我的訓斥大作，以讓讀者細加甄別北京級教授周南京的文風及欣賞他的辯解才略。另有華社文友對周教授大言不慚的「有奶便是娘」的功利主義觀點群起反擊的文章，現特將這些文章加上「作者簡介」，以使讀者認清作者們並非華社文藝界的泛泛之輩，有別於過去躲在化名背後，專搞批鬥的進口文棍。

本博士將周教授的兩篇鴻文和這些文章整理彙成一章題為《博士遇博家》(26)。然而，非常遺憾！周教授看不到了。他不等本博士這本書的出版而撒手人寰，過早去找他們仨(27)捏造的那個穿著中國外衣的「黎薩爾」去了，嗚呼哀哉！

順筆一提，讀者會發現「博士」兩個字在此書中不斷出現，必然一頭霧水，因此，本博士特將「博士」兩個字的出處轉載於第五章「資料來源」第317頁，讓讀者明瞭其含義。

至於後來跟「有奶便是娘」的周南京教授扯上關係的「蓋幫」、「以邪養正」、「車房旅社」等一些新名詞，在讀完《塗一般的公開懺悔》(28)、《捐款我見》(29)、和《非典型的車房旅社》(30)等文章後即能了如指掌了！

另外，也必須解釋一下：移居菲律賓的華人，閩南籍人士向來佔絕大多數，在菲律賓華文報界，外文名寫成漢字一般以閩南音為依據，「Jose Rizal」譯成「扶西·黎剎」，因為「扶西·黎剎」閩南語發音和「Jose Rizal」的發音很接近，至於「何塞·黎薩爾」，是後來北京的周南京和凌彰兩位教授的音譯，因上述五字的普通話發音接近於「Jose Rizal」。

記得2005年十月，《黎剎的中國外衣》一文連載於《商報》《讀與寫》副刊後，一位華社頗有名望的專欄作家向我索取了文章油印版二十五份，說是要到上郭村分發，以喚醒迷惑於攀親血統主義的同鄉正視黎剎的排華這一史實。但分發後石沉大海，沒聽說過那邊廂有正面覺悟的反應。反而最

近有旅菲上郭村人士奮筆疾書再呼籲(31)：

「菲律賓民族英雄黎剎根在中國，是中國人民的自豪，是晉江人民的驕傲，呼喚把黎剎廣場打造成世界級的旅遊勝地，期盼晉江政府深思熟慮，做出具有現實意義的決策，為晉江這張名片增光添色！」

黎剎的根在中國，那又如何（英文：So what）？

這本書的出版，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史盲者」腦袋開竅！盼望純粹為黎剎的根在中國而感自豪的中國人能把本博士提供的黎剎排華的資料逐個重新查證。然後可以有以下兩個選擇：（一），仍然向駝鳥看齊，把頭鑽進沙堆裡，視而不見，拒絕接受黎剎排華的史實，繼續高喊「黎剎的根在中國」；（二），開始反省，捫心自問：從中國人的宗教文化角度觀之，將一個甚至叫中國人「白痴」的菲國民族英雄扛到上郭祖宗祠堂，對之躬身膜拜，不覺得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對祖宗神祇的一種褻瀆，可說是匪夷所思的！

而要將黎剎上郭紀念碑廣場打造為世界級的旅遊勝地，恐怕會適得其反，成為世人到閩南觀光時指指點點的笑柄。黎剎不認你們為同宗親戚，你們卻帶領著子孫圍繞糾纏著他，嗚嗚嗚氣地叫著「爸呀爺爺呀」(32)，如此奴顏卑膝的攀親使本博士懷疑大漢血統沙文主義膨脹的背後仍然隱藏著病態的民族自卑感的陰霾。很不明白，現今強大的中國，民族自尊還需要借助外國名人的威風來加持及增強嗎？這不期然又讓我想起那可憐的阿Q(33)，難道菲華社會及上郭村裡，阿Q已後繼有人，其精神反而被發揚光大了！？

有一件事必須強調並加以釐清：菲律賓政要，或駐中國的菲律賓大使，到上郭村的扶西·黎剎紀念碑獻花致敬無可厚非，因為扶西·黎剎是菲律賓民族英雄，菲律賓人向自己的英雄致敬理所當然。另一方面，中國政要，來到菲律賓，向扶西·黎剎紀念碑獻花致敬禮屬於例行公事，是種外交禮節（Diplomatic Protocol），也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若是中國公民，向上郭碑上的扶西·黎剎燒香膜拜或致敬，則得另當別論。道理已詳述清楚，在此不再重複。